



一块石头神出鬼没
万种世态情仇恩怨

【阿福长篇悬念小说】

阿福 著

生死追踪中国第一古董

和氏璧

下

CHISO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

一块石头神出鬼没
万种世态情仇恩怨
【阿福长篇悬念小说】

阿福 著

生死追踪中国第一古董

和氏璧

下

CHISOI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SINCE 198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和氏璧：生死追踪中国第一古董.下 / 阿福著. --
乌鲁木齐：新疆青少年出版社，2013.1
ISBN 978-7-5515-2929-7

I. ①和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309232 号

和氏璧 生死追踪中国第一古董(下) / 阿福 著

出版人 | 徐 江
责任编辑 | 康日崢
装帧设计 | 李 鲲

出 版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社 址 乌鲁木齐市北京北路 29 号 邮政编码:830012
电 话 0991-7833940(编辑部)
网 址 <http://www.qingshao.net>
发 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营销中心 电 话:0991-7833979 7833911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法律顾问 钟 麟 13201203567
印 刷 北京时尚印佳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制 作 一心设计工作室
开 本 889×1092 1/16
总 印 张 37
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15-2929-7
总 定 价 48.00 元(上下册)

第十三章 地铁存物箱

1

这是一个简陋客房，屋里就一张床，一张席，一个床头柜，一个塑料盆儿，也没有空调，也没有电视，只有一架台扇吱嘎吱嘎地摇来摇去。莉莉脱了她的高跟鞋，用脚钩出床底下的黑塑料拖鞋，把脚伸进去。感觉腻味，觉得恶心，便踢开这个大号男士拖鞋，就光着脚走来走去。

刚才有陌生电话打过来，怕是客人打来的，但眼下有重要事情要办，待办妥了再跟这个人联系。饭要一口一口吃，事要一件一件办。一下子办两件事三件事，就一件也办不好。她认识的客人数不胜数，但唯有何处长让她放心。这个人心眼好，也大方，常常是给了她钱，还请她吃饭，去固城湖吃虾吃蟹。最有意思的是，他还带她去过喀纳斯湖，玩了十来天呢。

何处长来了，笃笃笃笃敲门。

何处长只是微笑，没有说话，显然他在陌生环境特谨慎。

屋里灯光暗，也没有当心，何处长一脚踩到莉莉的高跟鞋，差点儿跌倒。

东西就在床头柜的抽屉里。何处长拉底下那个抽屉时，看到两只小蟑螂受了惊吓拼命逃离。也是嫌这块脏，不肯坐到床上，也没有椅子坐，就站在大床旁。屋顶垂下一根电线，吊了一个小小的节能灯，还吊得蛮高，所以屋里昏暗，看不清楚这个东西。

“去我车里好吗？”何处长问。

要跟人家做生意，就要相信人家，老是想着人家将如何对你谋财害命，就没有生意做，所以由他拿在手里往外走，跟他坐到他的车子里。车子开到城墙边，停到柳树下，何处长才打开车内的灯，仔细看这个东西。

夜深人静，又是十分偏僻，没有巡夜的过来，可便于杀人劫财呢。只是何处长有

的是钱，也不肯犯法，即便知道这东西价值连城，也不会起恶念。

何处长看了很长很长时间，还拿手摩挲，贴到脸上，好像这东西是他刚认识的一个漂亮女人，从头到脚，眼鼻口耳，肩胸臀腿，各个部位都看仔细了，才开始谈价钱。

“莉莉要多少钱？”何处长把这个白石章子还给莉莉，放到她的手心里，抬头看她的眼睛。

“我不是财迷，也不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，如果何处长喜欢，就拿去算了。就算何处长请我吃虾吃蟹，带我去喀纳斯，还何处长一个人情。”

“莉莉讲个价。”果然何处长不会白拿莉莉的东西。

“这也是人家给我的，我不是很喜欢，既然何处长喜欢，就当这是我给何处长的一个小礼物，好不好？”

奇怪的是，何处长今儿个有点儿拘谨，怕是那个肮脏的小客房，倒了他的胃口。以前只要单独在一起，没有旁人看到，就会动手动脚，猴急得不行。怕是现在有了年轻漂亮的女人，看不上莉莉了，对莉莉没兴趣了，所以半年多也不联系。以前何处长花在莉莉身上的钱不少，还带莉莉去了喀纳斯。再说今晚拿到这东西没费多少事，也没出事，给了何处长也就心安理得，彼此有了个了断，好合好散，谁也不欠谁的情。

可何处长不依不饶，非要给钱不可。

于是莉莉说：“假如不是何处长要这个东西，莉莉把它卖给别人，就会要十万块钱。”本打算说五万块的，话到嘴边竟改了口，翻了一番呢。

何处长果然爽快，拍了拍莉莉的手笑道：“好的好的，就十万，一言为定。”

何处长用他的手提电脑上网，给莉莉的银行卡转账，从他自己的户头上，转出十万元。莉莉看不懂电脑，也不会上网，也无所谓何处长给不给钱，便把手里的这个白章子给了何处长。若是以前，何处长会领她去一家铺地毯的酒店，同枕共衾，折腾到天亮，现在却没了这个心思，竟问莉莉去哪里。

今晚不能回家，没准警察已经盯上她了。警察抓谭哲天，是谭哲天杀了人。两个协警员从他屋里抬出去一个死人，莉莉是看到的。谭哲天挨了一记生铁炒勺，给莉莉打昏过去。若他醒来后，猜出打他的人是莉莉，知道是莉莉拿走了和氏璧，告诉了警察，警察就会认她是抢劫犯，想法子抓她，这会儿她回家，不是自投罗网吗？

莉莉要何处长送她去火车站，打算坐火车去沈阳。莉莉的一个小妹妹，眼下在

沈阳做,就去沈阳躲几天。或者干脆也去那里做,不回来了。出租屋里也没啥值钱的东西,留给房东算了。

何处长把莉莉送到火车站,给莉莉买了一张天亮后才发车的火车票,又坐在候车室陪莉莉,没话找话说,说了几句不咸不淡的话。莉莉见他接了一个电话,知道有人查问他,就劝他回去,不必在这里浪费时间。

何处长也就起身走了,竟伸手跟莉莉握手告别。莉莉感觉奇怪,一个人由陌生到亲热是常事,反过来由亲热到陌生就少见,莉莉是少见多怪。

车站旁边有自动取款机,莉莉拿自己的银行卡插进去查,果然有十万块钱打进来。莉莉顿时发晕,差点儿晕倒。这样子她的存款就够数了,她做的事情,以后就不用再做了。过会儿有一趟特快将驶往成都,赶紧去成都接孩子,都三四年没看到孩子了。妹妹自己还没结婚,却给她带孩子带得辛苦。见到妹妹要给她一笔钱,然后把孩子带回老家去。回去后造个房子,开个小店,从此平平安安平平淡淡过日子。

莉莉把沈阳票退了,就买了去成都的特快。还有半小时就上车了,于是开了手机,给妹妹发个短信,她早上醒来就会看到。突然手机响了,又是那个陌生号码。莉莉接了这个电话,对方问:“你是王莉莉吗?”

“什么事?”莉莉问。

“我是公安局的,我姓李。你对门出了事,要当面问你几个问题。”

“我在去沈阳的火车上呢,可不可以在电话里讲?”

“你坐的火车到了哪里?”

“刚过徐州。”

“我们去沈阳找你。”

谢子维把车开过来,跟卞思诚、卞克祥打了个招呼就走了,断然结束他的守株待兔行动。小李拿手提电脑上网去查,果然查出本地开往沈阳的火车没有一趟于此时此刻路过徐州,晚间也没有去沈阳的车,显然那个叫莉莉的女人在说谎。没准这刻儿她就在火车站,去火车站找她,好过待在这里傻等。

车子安了警灯,鸣了警笛,全速往火车站疾驶,一连闯了五六个红灯,嘎地停到候车大楼门口。进了火车站,进到候车厅,晚间上车的人寥寥无几。小李在楼下查,谢子维上楼去。开成都的T字头车已经停止检票,谢子维朝检票员扬了扬警官证,

从二楼跑下去，跑到站台上。列车员已经上了车，正要关门。列车已经开动，谢子维一个箭步跳了上去，把列车员撞了个跟头。

上了车，谢子维把列车员扶起来，给他道歉，给他看警官证，请他把乘警叫过来，然后给小李打电话，说他上了去成都的车。假如莉莉不在这个车上，就下一站下车，坐回头的车回来。

莉莉买的是硬座，直挺挺地坐着，坐到成都受得了。上车前买了几袋方便面，嫌贵，不吃车上的盒饭。此刻她虽已洗去唇膏，也摘了眼睫毛，穿了一件廉价的绿T恤，那是在车站旁边的一个五元十元店里买的，但柳乘警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。谢子维查的是卧铺，接到柳乘警发来的短信，就赶紧到十三号车厢来看。果然这个女人是莉莉，便给小李打电话，叫他停止搜查火车站。

莉莉被带到乘警工作间，接受谢子维的讯问。她包包里的东西，手机、耳环、项链、粉盒、身份证、卫生巾、安全套、银行卡等等，都被谢子维扣住。也叫柳乘警坐跟前旁听，怕莉莉朝他要无赖，也是遵守执法程序。讯问前，谢子维把那个银行卡的卡号，用手机短信传给小李，叫小李及早去银行查莉莉的资金往来。

谢子维：“你叫王莉莉，对不对？”

王莉莉：“是叫这个名字。”

谢子维：“你住在谭哲天的对门，对不对？”

王莉莉：“我可不知道对门的姓啥叫啥。”

谢子维：“你用谭哲天家的生铁炒勺，砸了他的脑壳，对不对？”

王莉莉：“我就不知道他家有生铁炒勺。”

谢子维：“可炒勺上有你的指纹。”

王莉莉：“你们查指纹的查错了。”

谢子维：“你的影子在谭哲天的视频录像上出现。”

王莉莉：“你这是捕风捉影。”

谢子维：“你跟谭哲天有过性接触，对不对？”

王莉莉：“你这是胡说八道。”

谢子维：“谭哲天讲，他得的艾滋病是你传给他的。”

王莉莉：“他也是胡说八道。”

既然莉莉否认拿炒勺砸了谭哲天，自然也否认她拿了和氏璧。她以为一口咬定没

拿,就拿她没办法。柳乘警也看了网上的那段和氏璧视频,以为这件事发生在美国西海岸呢,便惊讶当事人竟然就在眼前。谢子维给莉莉上了手铐,等列车到达下一站,就带她下车,搭回头的车回去。柳乘警得知和氏璧并未给铁锤砸碎,才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
“国家可不会眼睁睁瞧着一个疯子砸那样的宝贝东西,对不对老谢?”

柳乘警朝谢子维扔来一支烟,莉莉也想抽烟,也给了她一支,并替她点上。

谢子维的影子投在窗玻璃上,莉莉吸了一口烟,朝那个影子吐烟圈儿,一脸不在乎的样子,心里却怕得要命。

何三立心里可高兴,竟一面开车,一面唱起京剧来:“临行喝妈一碗酒,浑身是胆雄赳赳……”唱的是小时候唱过的《红灯记》。这几年何三立喜欢玩玉,有的老板就给他送玉石送玉器,所以知道好几种好玉是什么样子。既然这东西拿在手里摩弄时,跟他知道的好玉比,感觉更好,就有理由相信它是和氏璧。即便是个仿制品,也做工精细,雕刻大气,至少可以卖五十万。

怜梦打电话来,问他怎样了,怕他出事。

何三立装出无奈的样子,说莉莉至少要一百万,他拿不出这么多现金,结果谈来谈去谈不拢,只好算了,就此作罢。何三立想,这件事不能让怜梦知道,知情者越少越好。明儿把它存到银行保险箱里,存它个十年八年再说。就存到丢失这个东西的新街口银行去,不信还有人敢去那里炸保险箱。

怜梦起来开门,何三立果然两手空空,他把那东西留在车上了。

何三立在毛玻璃那边冲凉,怜梦在这边跟他讲这件事。

二人一致认为,那是莉莉拉了电闸,使视频中断,趁黑拿走了那个东西。莉莉说这是一个客人给她的,不过托词而已。

“把这套房子卖掉。”怜梦发狠道。

“卖掉房子你住哪里?”何三立问。

“这套房子卖一百万卖得掉。拿一百万买下那个东西,一千万准卖得出去,到时候就能买更好的房子住。那个谭疯子讲,若拿到苏富比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拍卖,会卖到五亿美金呢。”

“那是痴人说梦话,你也信?”何三立讲,“再说我也不是专家,看了半天也吃不准

那东西是不是和氏璧。假如是仿制品，顶多值五六万。”

听了这话，怜梦就泄了气，不提这件事了。

何三立下午要去局里开个会，晚上就要回他自己家里，陪老婆娃娃去。还有半天的亲热时间，两个人又滚到床上去了。一番云雨后，怜梦又问起那个老问题来：“你究竟哪天跟你老婆离婚给我当老公呢？”

何三立一脸苦笑道：“怕是离不成了。我老婆讲，我跟她离婚，她就跳楼去死，立刻叫两个双胞胎没了娘。”

黎怜梦板起脸问：“你就不怕我跳楼去死？”

何三立呵呵笑道：“你才不会跳楼哩。”

怜梦蛮奇怪：“你怎么晓得你老婆会跳楼我就不会呢？”

何三立说：“你跟魏可可的好，我早就知道了。你才不会舍得丢下他赌气去死，对不对？”

怜梦笑道：“你这个秃子，真是老奸巨猾。”

这层窗户纸既然给捅破了，也就没了顾忌。何三立要结束这段婚外情，怜梦要跟她的小男孩结婚，彼此没得矛盾，就容易遂了各自的心愿。何三立花在怜梦身上不少钱，但那些钱全是白来财，全是工程老板一个个孝敬他的，就当免费享受了一回。

怜梦说魏可可只是长得帅气，也没工作，怕是连结婚家具也买不起。何三立叫怜梦安排，晚上叫魏可可过来吃饭，一起去金陵酒店。他要当面考查一番，看这个小男孩是否真心喜欢怜梦。

“只要他对你是真心实意，”何三立说，“你们买家具的钱、买电器的钱、拍婚纱照的钱、办喜酒的钱，我给你们出。”

“你这个秃子，”怜梦笑道，“真是比我父母对我还好。”

“不过有个条件，要你跟魏可可都同意。”

“什么条件快讲，一百个条件都答应你。”

“以后你跟魏可可都叫我干爹。”

“这算什么条件啊？好的，叫你干爹，秃头儿干爹。”

“再跟干爹亲热下，以后就没得亲热了。”

不巧电话响了，竟是局长打来的，要何三立马上来局里一趟。

赶紧穿衣服,赶紧走。

车钥匙怎么不见了?

糊涂,掉到地上了。

“晚上见。”

“金陵酒店见。”

2

已经把莉莉押到刑警队,陆浩然朝她瞅了一眼,一言不发,忙自己的去了。谢子维心里明白,他对和氏璧的穷追不舍,在陆浩然看来,都是瞎折腾。也是看在校友的面子上,也是认识他老婆王菲的缘故,就由他起劲折腾这件事,还叫了小李给他做搭档。

莉莉的手机响了,显示屏跳出一个名字。

“苏力?”谢子维问莉莉,“这个人是谁?”

“他是我的一个老客户。”

“苏力找你什么事?”

“谢警官是明知故问。”

莉莉接了这个电话。没等对方开口,就说现在有事,没空讲电话,就挂了。莉莉不肯说苏力是什么人,说她不知道。因为客人多,常对不上号,见了面才知道谁是谁。谢子维犹豫了一会,拿起莉莉的手机,自己给这个叫苏力的通电话。

“是苏力吗?”谢子维问。

“是的,”那边反问道,“你是谁?”

“我是刑警队的,我姓谢。我们正在调查一桩入室抢劫案,希望你配合警方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你是大学生对不对?”

“是的。”

案情忽然明朗起来。

这个叫苏力的大学生,从他的学校打的过来,谢子维给他付了打的钱。小兰来这边做笔录,把苏力的讲述,一字不落地打入电脑中。完了叫苏力过目,签字认可。

连苏力自己也没想到，居然有位女同学肯借钱给他，将一张五万元的存折，塞到苏力手里。她说这是多年积攒下来的零用钱，随便什么时候还。她的条件是，跟苏力一起去见莉莉买和氏璧，一起把和氏璧捐到博物馆去，以便亲眼目睹和氏璧被收为国有的全过程。

苏力给警方提供的证据无懈可击。他的毕业论文，将写到莉莉的这个行业，就从学校借了一个卡片机，拍照、录音、录像就方便得多。所以，他不但拍了和氏璧的照片，也录了他跟莉莉的对话。铁证如山，莉莉无法抵赖。

谢子维指着卡片机里头的照片问莉莉：“你把这东西藏哪里去了？”

莉莉不肯讲实话，怕银行卡里的钱给警察收了去，于是编起谎话来：“昨晚，我跟一个男人过夜，他从我的包包里把这个东西偷走了。”

“你们在哪里过夜的？”

“城南一家小旅社。”

“哪家小旅社？”

“这个我不敢讲，讲了人家会叫来黑社会把我打死。”

就在这时，小李从银行打来电话，说莉莉的银行卡昨晚两点十五分有过一次交易，收到一笔十万元的款子，汇款人姓何，叫何三立。由此推想，莉莉已经把那个东西卖给了何三立，见款子到账了，就往成都跑。

小兰也跟莉莉老家的户籍派出所打了电话，知道莉莉的妹妹在成都工作，莉莉未婚先孕，她的一个五岁女孩，眼下在成都由她妹妹带。

见谢警官讲出何处长的名字，莉莉知道银行卡上的钱保不住了，就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及前因后果，一五一十全讲出来。争取宽大不是？少判两年刑。不然要等到猴年马月，才能见到宝贝女儿呢。

“姓谭的讲我得了艾滋病，他是胡说八道。我上个月还查过一回呢，红十字催我去查的，检验报告是阴性。不知他在哪里染了这个病，赖到我头上。”莉莉愤愤不平。

“我们刚对他做了检验，他的检验报告也是阴性，他就没得艾滋病。”谢子维予以澄清。

局长跟何三立同年，但局长威风，说话板着脸，不苟言笑，不念校友情谊，仿佛天生就是主子，何三立只好唯唯诺诺，奴才一般。局长的老婆，当年就是何三立托自

己的小学同学给局长介绍的,但局长早忘了这个茬儿,一律一视同仁,也视何三立跟其他处长科长一样平庸,视之若草芥,若蠢猪,用了你的方案,还骂你是猪脑子。

也没有其他人,屋里就局长跟局长的小秘书。也没在会议室,就在局长这里。站了半天,局长才让他坐下来,跟他讲一件事,讲人事局要提他当局长。一山不容二虎,既然他要当局长了,那么局长肯定到厅里去。任命会下午就开,人事局来一个副局长宣布这道任命。局长要何三立准备个发言。

到了这个年纪,还能升局长,算是搭了末班车。办公室龚主任对他点头哈腰,显然知道这件事了。处里的小王也知道了,说今儿是老天开眼,踏实苦干的终于有了出头日子,竟破格当局长呢。果然局长到厅里去了,以后就看不到局长的冷面孔了,该敲锣打鼓放几串鞭炮庆贺一下才是。

何三立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,也没有高兴,也没有不高兴,心里想,今后可不敢再拿外面的钱了。既然当了局长,就要像局长的样子,铁面无私,无情无义,给再多的钱也不能拿,底下人拿是底下人的事,自己要改邪归正才对。

龚主任打来一个电话,讲两名警官要跟他碰个头。俗话说,不做亏心事,不怕鬼敲门。他是做了亏心事的,见了警察就怕。龚主任领了警察过来,那个女警官蛮水灵的。男的姓谢,叫谢子维;女的姓邹,叫邹小兰。龚主任识相走了,出去前小心带好房间门。大家坐到沙发里,小王进来给警察沏茶,出去前也小心带好房间门。

谢警官开门见山问:“昨晚两点十五分,何处长是否给一个叫王莉莉的汇了一笔钱?”

显然莉莉出事了,何三立点头称是。

“为何汇这笔钱?”

“王莉莉给我看一个古董,我看了喜欢,就给她付钱。”

“那是一个什么古董?”

“是玉石章子,我发觉手感好,就把它收下了。”

“那东西呢?”

“在我车里。”

“王莉莉犯了入室抢劫案,那东西正是赃物。”

“她说这是一个朋友给她的。”

“现在她已承认这是她抢来的。”

谢子维要何三立把东西拿出来，何三立没有半点犹豫。就算白丢了十万块钱。不过小事一桩罢了。然而，他却没有料到，那东西不见了。下到地下停车场，在车上怎么找也找不到，急得脸上淌汗呢，不像装出来的。

车窗玻璃好好的，车门也没有被撬的痕迹，怎么那东西就不翼而飞了？

此时此刻，魏可可正拿着这个叫和氏璧的东西，看过来看过去，嘴里喃喃道：“好东西就是好，好东西就是好。”怜梦已经穿好波西米亚长裙，细心化了淡妆，正要跟魏可可一同出去共进午餐。把这个东西就存到新街口地铁站那边的存物箱中，存它个十天八天再说。

怜梦怕跟何三立一道逛街。若出入餐厅包房，也是一个先走，一个后走，挽一个秃顶老同志多丢人？而何三立也怕跟怜梦走在一起，怕被朋友看到给他老婆讲，也怕被同事看到，闹出绯闻传到局里多不好。怜梦跟魏可可出去，就没有半点顾忌，心里还喜欢呢。魏可可可在地铁里拿胸脯贴她的胸，拿手掌抚她的臀，非但不尴尬，而且有甜蜜感。她喜欢刘翔那样的男孩，她不认识刘翔，恰好这个魏可可跟刘翔长得一模一样。刘翔跨栏厉害，魏可可游泳厉害，而且魏可可比刘翔小，还对她言听计从。

也是摸透了何三立的脾气性格，知道他准会买下这个东西，而且肯定把它搁到车上，不给她看到，所以她就叫魏可可拿了自己手里的那把车钥匙，去车上拿，果然就拿到了这个东西。

何三立也不是傻子，当然知道这是她做的手脚，只是一者他拿不到魏可可拿他东西的证据，再者他也不会闹出多大动静，怕警察查他养情妇的资金来源。何三立把她睡了这么久，没新鲜感了，再好的女人也会使男人厌，也正要结束这段婚外情呢。

地铁的存物箱是电子型的，存物时会打印出一个条形码，其保管费是每日两元。若存放三天，就投六枚块币进去，照一下条形码，就能取东西了。而条形码的纸头上，附有相应的一串密码。怜梦对数字的记忆十分了得，二十四位数只看一眼就记得住，而且隔得再久都报得出来。魏可可瞧都没瞧，就把条形码纸头给了怜梦。而怜梦却把它塞到魏可可的嘴里，叫他嚼烂了吞到肚子里去，叫他把舌头伸出来给她看，并给他一个甜筒吃，赏他一下。

吃中饭的时候，就说到晚上的饭局，说何三立要魏可可叫他一声干爹。

“你叫他干爹，他会很得意。”怜梦说，“他就会出钱给我们办婚事，家具、洁具、电器什么的，都由他掏了钱我们去买。”

“这没问题。”魏可可说，“姐叫干啥就干啥。”

一面说，一面吃猪肚。

吃了饭去逛服装店，居然看到一家衣裳店的橱窗里摆出印了和氏璧印章的全棉T恤，白底红印，其印文是“受命于天既寿永昌”。进去瞧一瞧，乖乖，里面挂T恤的架子，全挂的是这样的衣裳。且各不相同，还有和氏璧上的其他字呢。这是“天命石氏”，这是“大魏受汉传国之玺”。还有和氏璧的各种图案，还有谭疯子的各种头像；有的处理得夸张，有的处理得清雅。定价也低，手感也不差，时尚感又强，所以抢购者蜂拥而来，店里人挤人，送货的都来不及送货。

有两个帅哥儿买了这种T恤，立马穿到身上，把脱下来的旧衣裳，往垃圾箱里一扔。一个穿的是谭疯子抡铁锤的图案，一个穿的是蔺相如砸和氏璧的图案，颜色、图形极相配。二人雄赳赳气昂昂，一同走出服装店，且嘴里一同唱大门歌曲，拿英语唱，极协调。

3

卞思诚、卞克祥二人在新街口茶楼吃茶。隔着窗玻璃，就看到了穿长裙的怜梦挽着魏可可走过去，感觉这个女孩面孔漂亮，身材也好，裙子也好看。街上的漂亮女孩多，就像看幻灯片一样，一个个闪过去，一个也记不住。

接着就走过去一对穿和氏璧情侣T恤的年轻男女，颜色和图案都蛮新颖，叫人看了眼睛一亮。显然昨晚的那个直播视频，已产生轰动效应，谭哲天一夜间成了名人，他的头像竟出现在年轻人的衣服上，样子像前一阵流行过的切·格瓦拉。商家的反应也够快的，居然一夜间就印出这么多不同图案、不同风格的和氏璧T恤。

已经给柯兴华发了短信，这家伙乐意赶过来，当面谈这件事。也是病急乱投医，二人在曹后村守了一夜，守到早上九点半，也没看到王莉莉的影子，便给了小店几个钱，请店老板替他们留心下。若看到那个女人，马上给他们打电话。店老板手里攥住钱，嘴里满口答应。

柯兴华看上去不起眼，穿一件起皱的短袖衫，皮鞋也是脏兮兮的，好像从没擦

过鞋。只是他的眼睛明亮,闪出聪明人常有的那种自信目光,想遮掩也掩不住。

应该跟他讲明这件事,一五一十全讲出来,所有的图片、录音、录像,都给他看,不然他不会全力以赴。也知道柯兴华最关心的是给他多少钱,卞思诚也一一讲清楚。

“先给你两万块车马费,以后发生的费用,全实报实销。假如尽心尽力了,也办不成这件事,便按月薪六千元,支付雇你的工钱。假如办成了,给你五十万现金,一个子也不会少。”

见柯兴华点头同意,卞克祥就给了他一张活期存折,存款额正是五十万。

“若事情办成了,就会把存折密码告诉你,这些钱就是你的了。”

这是一个公平的口头合同。柯兴华明白雇主的意思,只有这个东西,也就是手机图片上的这个和氏璧,要跟它一模一样的,最终回到雇主手里,才算办成了这件事。柯兴华昨晚也看了那个直播视频,是小青在电视上看到了叫他看的。那个姓谭的说,这东西至少值五亿美金,但柯兴华没这个概念。他觉得给十万就够了,能拿到五十万,是雇主的慷慨,也是急迫所致,迫不得已。假如拿到五十万,就分给小青一半,柯兴华心里这么想。

现在不但街上有人穿和氏璧衣裳,而且和氏璧的新闻也在本地电视台播放。和氏璧风波的始作俑者王嘉怡,一周内写了两个长篇报道的,昨晚竟成了电视台的嘉宾,一面看谭哲天的直播视频,一面做现场讲解,把本地人对和氏璧的关注,提升到火热程度。

柯兴华自然晓得如何去找那个叫王莉莉的女人,但他明白王嘉怡会给他重要消息。果不其然,跟卞思诚、卞克祥分手后,就给王嘉怡打电话,奉承她在电视上穿的那件月牙领短袖衫好看。王嘉怡也很客气,感谢他替荀逸中找到了荀逸中的水蓉表妹。

“听说那东西给一个叫王莉莉的女人拿走了。”柯兴华用漫不经心的口气说。

“那个女人要去成都,给警察在火车上抓到了。”王嘉怡有兴趣聊这个话题。

“这么秘密的事情,王小姐怎么就知道了?”柯兴华觉得奇怪。

“有朋友的微博传过来。”王嘉怡兴奋道。

“那东西眼下在哪里?”

“怕是在警察手里。”

陆浩然对电视台直播谭哲天砸和氏璧的那档节目很反感,这不是推波助澜吗?现在的电视台只图收视率,不管社会影响,当台长的该下台了。本来一点事情都没有,平安和谐着呢,就是一块白石头,给一个女记者写到报纸上,就闹出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来。那个叫韦水旺的小偷,就因为拿了这块白石头才死于非命;那个叫谭哲天的神经病,就因为要砸了这块白石头,才把韦水旺掐死,犯了故意杀人罪。而身为警官的谢子维,竟然也这么起劲,成天东奔西走,找这块白石头。连小李、小兰都受了影响,也跟着起哄,开口闭口和氏璧。陆浩然想,现在该把谢子维撤回来了,国家警力有限,不能随便浪费。于是拿起电话,打给谢子维。

“老谢你那边怎么样了?”陆浩然问。

“有个姓何的出钱买了那个东西,可现在东西不见了。”谢子维说,“姓何的讲,他是摆在车子里的,我们刚采了车上的指纹,还不能最终确定。”

“老谢你听我讲,这件事到此为止好不好?”陆浩然用商量的口气说话,谢子维也是老警察了,又是自己的校友,最好不要闹僵。“那东西是真是假,如今谁也弄不清楚,所以也立不了案,我们花很多精力去查,就显得有点盲目,对不对老谢?”

“那个姓何的,好像有经济问题。”谢子维说。

“那就把他的问题,交给经侦队去办。”陆浩然说,“经济上的事专业性强,经侦队有这方面的经验,我们到此为止,好不好?”

谢子维在一座高楼底下收了手机,犹豫了一会,决定听从陆浩然的劝告,立刻鸣金收兵,把小李、小兰都叫上车,回队上见陆浩然去。小李果然厉害,竟然一路查找,在探头中查到何三立的车子停在这座高楼的地下车库。从车库的车位查,那是一个叫黎怜梦的女人在物业登记的。下一步正要查这个女人,陆浩然却来了这通电话,只好到此为止。

谢子维是老陆借来的,不然此刻还在分局看门呢,不听老陆的听谁的?

谢子维叫小李下午去一趟经侦队,把何三立的银行账户情况讲给他们听。经侦队认为有必要查,就会查下去。下午如果没事,就来这里查何三立的车子,把车库的录像全拷贝过来。再细细看一遍,看是否真的有人动过那个车子。

三人很快回到队上,陆浩然心里十分满意,叫他们准备一下,下午就出发。

“去哪里?”谢子维问。